

淺談李白、杜甫

劉竹青

引言

諺語有云：「唐詩、晉字、漢文章」。唐朝是詩歌的黃金時代，作家之多，作品之豐，實為歷代之首，而論起唐詩，卻又自然令人想起具有代表性的二大詩人：『詩仙』李白與『詩聖』杜甫。

談起李白、杜甫，誰亦不能否認他們是中國詩歌史上兩大權威。宋元以來，各代都有人從事編排、校訂、箋註杜詩的工作，至於批評李、杜的文字，則自韓愈、元稹以降，更是散見各家詩話；關於李、杜作品體裁、風格、形式。乃至遣辭，自古以來，尤為學者行家所爭相潛研評論的。錢謙益序杜詩箋註，引顏之推的話：「讀天下書未徧，不得妄下雌黃」，譁陋如余，焉敢侈談研究李詩？杜詩？唯當吟讀李白詩時，不覺悠然神往，飄忽縱恣，拘束全消；研讀杜甫詩時，卻又令人不覺正襟危坐面對現實，且為他的熱忱，他的血性，他高貴的品格所感動。所以如此，固然緣於二人作品風格的迥異，但反映在作品中的思想力量，未嘗沒有影響，語曰：「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」，此則吟詠情性，古今所同，李白之所以為『仙』，杜甫之所以為『聖』，未知原因是否在此。

今謹就所讀過的李白、杜甫的詩篇中，於欣賞之餘，對於他們的生活背景，及隱現在字裏行間的思想、觀念加以探索，並試作比較，期能了解李白、杜甫何以能在詩歌上有如許崇高偉大的地位，又二人的思想究竟有何異同？雖自知才疏學淺，難窺廟堂之深，但仰屋之勤，不甘自棄，以此做為讀書心得，未嘗不是在向自己做一交待，唯掛一漏萬，在所不免，尚祈 先進，予以 指正。

第一節 李白的生平

李白、字太白，關於他的籍貫，異說紛紜，或說山東；或說隴西；或說蜀。但對於這個問題，李白自己在他的作品中有三處題及：一處是在「與韓荊州書」中曾謂：「白、隴西布衣，流落楚漢。」一處是在贈肅宗時宰相張鎰詩中：「本家隴西人，先為漢邊將，功略蓋天地，名飛青雲上，苦戰竟不侯，富年頗惆悵。」由上可知他家是隴西李氏，先祖是漢朝武將，雖有大功，但終得不到封侯，也許他所指的這個武將，就是漢武帝時的勇將李廣，這位李廣就是隴西成紀人（甘肅天水縣）。另有一處是在「上安州裴長史書」中謂：「白本家金陵，世為右姓，遭沮渠蒙遜難，奔流咸秦，因官寓家，少長江漢。」金陵即今南京；可是在這遭逢沮渠蒙遜之難的一點是說不通的，因此有人以此為偽作。又有人認為金陵是金城之誤，金城乃今甘肅省蘭州，這樣說法就比較接近。沮渠蒙遜是匈奴的酋長，東晉時據甘肅省甘州、涼州、建北涼國，此時，西鄰有號稱李廣十六世孫的李暠據肅州、沙州建西涼國，北涼西涼經常在敵對的狀態，李暠在世時尚能保持平靜，他死後他的兒子李歆繼位，西涼即為北涼所滅，遭逢沮渠蒙遜難可能指此，所以李白自己以他是李暠的一族，李廣之後。唐李陽冰在草堂集序亦說：「李白，字太白，隴西成

紀人，涼武昭王暠九世孫，蟬聯珪組，世為顯著，中葉非罪，謫居條支。」因此，我們可試斷李白為隴西人。

神龍五年，李白五歲時遷於四川，五歲以前的事沒有記載，此後的生活，在他「上安州裴長史書」中說到自己：「五歲誦六甲，十歲觀百家，軒轅以來，頗有得聞。」對於詩賦開始用功是在十五歲前後，因他在「贈張鎬詩」中說：「十五觀奇書，作賦凌相如。」「余小時，大人使誦子虛賦，心私慕之。」（秋於敬亭送從姪嵩遊廬山序）而真正作文章有把握是在三十歲的時候「三十成文章，歷抵卿相」（上韓荊州書）。

「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，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，乃杖劍去國，辭親遠遊」（上安州裴長史書）。在四川的時間不多，就到各地遊歷。「南窮蒼梧東涉溟海，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，云楚有七澤，遂來觀焉。」因此就到湖北地方來了。而「許相公家見招，妻以孫女，便憩跡於此，至移三霜焉。」安陸人許相公許圜師，高宗時的宰相，以孫女嫁給李白，因此李白便在安州居家留下來，過了一段頗為安閑的生活：「酒隱安陸，蹉跎十年。」（秋于敬亭送從姪嵩遊廬山序）。

禁不住天性使然，離開安陸，他又浪跡天涯了。北遊并州，即今太原，與郭子儀結為知交，此時郭僅一將校，可是李白看到他就說：「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，不十年之中，當為大將軍。」且屢言於主帥，脫其刑責。樂史記載：「白嘗有知鑒，客并州，識汾陽郭子儀於行伍間，為脫其刑責而獎重之。」（李翰林別集序）。「歲落眾芳歇，時當大火流，霜威出塞早，雲色渡江秋，夢遶邊城月，心飛故國樓，思歸若汾水，無日不悠悠。」（太原早秋）。果然不久，就離開太原南歸山東，在山東居住的日子甚久，因此杜甫也把他看成山東人了。舊唐書記載此時與孔巢父、韓準、裴政、張淑明、陶沔共六人，酣飲竹溪，遨遊徂徠山，號稱「竹溪六逸」。此時，杜甫有「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詩」，而李白與杜甫相識也就在這之前。

「送竇溥華詩」中有「爾向西秦我東越，暫向瀛洲訪金闕」句，離開山東就到長江流域一帶。舊唐書李白傳：「天寶初，客遊會稽，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，筠被徵赴闕，薦之於朝，與筠俱待詔於翰林。忽忽歲月，這時李白已四二歲了。在京師與太子賓客賀知章相遇，知章一見其文，大為驚賞，嘆為「天上謫仙人」，因解金龜換酒為樂，又言於玄宗，詔見金鑾殿，論當時世務，草答蕃書，辯若懸河，筆不停輟，又上宣唐鴻獻一篇，帝嘉之，特以七寶床賜食，御手調羹以飲之，詔曰：「卿是布衣，名為朕知，非素蓄道義，何以得此。」（草堂集序）這實在是李白生平最顯貴的時候。他本是好酒的，這樣更使他喝個痛快，與賀知章、汝陽王璣等為酒中八仙之遊，杜甫有飲中八仙歌曰：「李白斗酒詩百篇，長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來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。」不但如此，且多沉飲，因他數侍宴飲，至沉醉引高力士脫靴，力士恥之，因擇其詩中之句激怒太真妃，玄宗曾三次欲官白，妃輒阻之。（新唐書文藝列傳）因此，這也是他晦運上身了。於是自知不為親近所容，便懇求還山，帝乃賜金放歸，因之又重回放任山林的生活矣。

天寶十五年，安祿山反，在這之前的十數年，李白漂泊各地「北抵趙、燕、晉，西涉岐、邠，歷商於，至洛陽。游梁最久，復之齊魯，南游淮、泗，轉徙金陵，上秋浦、尋陽。」（李白文集後序）因戰亂南奔，安祿山陷南京，永王璣為江陵都督，重白才名，辟為府僚佐，璣引舟東下，太白亦被脅以偕行，「逆胡暴亂，避地廬山，遇永王東巡脅

行，中道奔走，卻至彭澤。」(代宋中丞自薦表)不料，事敗執法者以太白附璘論死，要不是舊識郭子儀請解官贖罪的話，李白就難逃噩運了。李翰林別集序：「及翰林坐永王之事，汾陽功成，請以官爵贖翰林，上許之，因而免誅，翰林之知人如此，汾陽之報德如彼」。雖逃過死罪，終被長流夜郎，「去年左遷夜郎道，今年敕放巫山陽。」至半途，就遇赦得還了。

之後，李白依其族叔李陽冰於當塗縣，過著一種狂蕩頹廢的生活，「白髮三千丈，緣愁似箇長，不知明鏡裏，何處得秋霜。」(秋浦歌之十五)「兩鬢入秋浦，一朝颯已衰，猿聲催白髮，長短盡成絲。」(秋浦歌之四)在學劍而散三十餘萬金於揚州的放蕩無憂的少年時代，和應天子之召帶酒氣進宮，一氣呵成的作詩的壯年時代不同，老年的李白是這般的閑寂，在他六十二歲的時候，終於離開了塵世。

對於他的死，有多種說法，舊唐書文苑列傳云：「後遇赦得還，竟以飲酒過度，死於宣城。」新唐書文藝列傳曰：「李陽冰為當塗令，白依之，代宗立，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，年六十餘。」，李白文集後序：「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，白過之以病卒，年六十有四。」更有：「捉月亭在采石山，世傳李白過采石，酒狂，水中捉月，後人因以名亭」(一統志)的說法，雖是如此，李白終是在一種不得志，抑鬱不樂的情形中離開了人間。而人們寧願相信他是水中捉月而去，也算是對他謫仙生涯的一種神往罷！

第二節 杜甫的生平

杜甫，字子美，襄陽人，後遷河南鞏縣。後人或以他在長安的居處稱他為少陵，或以他最後的官銜稱他為工部。他是晉鎮南將軍當陽侯杜預的十三世孫(祭遠祖當陽君)會祖依藝，晚年作鞏縣令，祖父審言，父閑，終奉天令。

杜甫出生時，家道中落，母親又早逝，只得仰賴姑母撫育，因此在兒童時代就開始嘗受人間困苦和折磨。他在「進封西嶽表」中說「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，貧窮好學者也。」但是家貧並未限制他的智慧，「七齡思既壯，開口詠鳳凰。」「九齡書大字，有作成一囊。」(壯遊詩)不過七、八歲的孩童就能詩文也非等閒，壯遊詩中又謂「(往昔十四、五，出遊翰墨場，斯文崔魏徒，以我似班揚。」才不過十四、五歲的少年，已滿腹經綸，倍受推崇了。

「浪跡陛下豐草長林，實自弱冠之年。」(進三大禮賦表)，在十九、二十歲的時候，杜甫離家出遊吳越等地方。在開元二十二年，杜甫廿三歲左右，「歸帆拂天姥，中歲貢舊鄉。」(壯遊詩)，因為要參加鄉舉，因此返回故鄉。次年參加戶部主辦的貢舉，「氣劇屈賈壘，目短曹劉牆，忤下考功第，獨辭京尹堂。」(壯遊詩)，他認為自己的詩文可以和屈原、賈誼、劉楨等相此，誰知竟名落孫山。於是悻悻返里，埋頭苦讀。

天寶三年，杜甫客遊東都，與自翰林優詔放歸的李白相識，於是相從賦詩，並偕伴遨遊梁、宋、齊、魯等地，杜甫有詩贈李白：「二年客東都，所歷厭機巧，野人對腥羶，蔬食常不飽，豈無青精飯，使我顏色好，若乏大藥資，山林跡如掃，李侯金閨彥，脫身事幽討。亦有梁宋遊，方期拾瑤草。」他們不但遊山玩水，飲酒賦詩，有時也騎馬打獵，「放蕩齊魯間，裘馬頗清狂，春歌叢台上，冬獵清邱旁。」(壯遊詩)快意了一、兩年，

李白隱居竹溪，杜甫擬返東都，李白在石門設宴送別並詩曰：「醉別復幾日，登臨編池台，何言石門路，重有金尊開，秋波落泗水，海色明徂徠，飛蓬各自遠，且盡手中杯。」自此分手，終生沒再相見，事實上，這也是杜甫告別了不可再遇的黃金時代。

杜甫離開齊魯，回到長安，如今已是卅餘歲的人了，雖然當年貢舉落第，十多年來，杜甫並未灰心，仍想找機會進仕，因此旅食京華。但是他在京城的生活甚為狼狽，「騎驢三十載，旅食京華春，朝扣富兒門，暮隨肥馬塵，殘杯與冷炙，到處潛悲辛。」（奉贈韋左丞文二十二韻）所幸「自斷此生休問天，杜曲幸有桑麻田，故將移住南山邊。」（曲江三章），但是依賴朋友接濟和靠著幾畝薄田，實難免貧困飢餓之苦，在「投簡咸華兩縣諸子詩」中，可看出他在長安貧寒的情形：「赤縣官曹擁才俊，敕裘快馬當冰雪，長安苦寒誰獨悲，杜陵野老骨欲折，南山豆苗早荒穢，青門瓜地新凍裂，鄉里兒童領項成，朝廷故舊禮數絕，自然棄擲與時異，況乃疏頑臨事拙，飢餓動即向一旬，敝衣何啻聯百結，君不見空牆日已晚，此老無聲淚垂血。」

杜甫是個有抱負的人，絕不因現實的窘困而懷憂喪志，因此在天寶十年進三大禮賦，表曰：「臣生長陛下淳僕之俗，行四十載矣。」可知當時杜甫年已四十了，仍不善罷干休。杜甫這三大禮賦文詞華茂，很得玄宗賞識，馬上待制集賢院，更召試文章，送隸有司，參列選序，這實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，以後時常作詩追懷，「憶獻三賦蓬萊宮，自怪一日聲輝赫，集賢學士如堵牆，觀我落筆中書堂。」（莫相疑行）玄宗授他河西尉，他不願就，改派為右衛率府胄曹參軍，年已四十餘。

天寶十五年六月長安陷落，玄宗幸蜀，八月太子即位，改元至德。杜甫聽到這消息，馬上離家動身，奔赴行在，在避地詩中說「避地歲時晚，竄身筋骨勞，詩書遂牆壁，奴僕且旌旄，行在僅聞訊，此生隨所遭，神堯舊天地，會見出腥臊。」路途雖驚險勞頓，但正義之氣促使他破除艱難，勇往直前，卻不料被留困長安賊區。「去年潼關破，妻子陷絕久，今夏草木長，脫身得西走，麻鞋見天子，衣袖露兩肘，朝廷慙生還，親故傷老醜，涕淚授拾遺，流離主恩厚。」（述懷詩）杜甫終於冒著生命危險自賊區奔赴行在，拜左拾遺官，不料因上疏救房琯，言詞直爽，激怒皇帝，詔三司推問，幸宰相張鎰和御史大夫韋陟的營救，方得赦免。然終因此事，被貶為華州司功，此時戰事未平，凶年接踵，生活既難，精神又苦，於是杜甫毅然決然的棄官而去。

杜甫偕同妻子兒女在秦州住了三個月，覺得不是久留之地，「此邦俯要衝，實恐人事稠，應接非本性，登臨未消憂，豁谷無異名，塞田始徵收，豈復慰老夫，惘然難久留。」（發秦州詩）於是開始了千里投荒的旅途。

終於到達四川，由成都尹裴冕的協助，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築草堂而居，「萬里橋西一草堂，百花潭水即滄浪」（狂夫詩）生活在山光水色如詩如畫中，雖然仍未改變清寒，卻不失為杜甫一生中難得的閒適時候。但是好景不常，劍南四川兵馬使徐知道反，杜甫避亂梓州。亂平後方得返草堂。

嚴武以黃門侍郎鎮蜀，廣德二年杜甫入嚴武軍幕，武表為節度參謀，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，賜緋魚袋，杜甫在「遣悶奉呈嚴公詩」中說「束縛酬知己，磋跎效小忠。」永泰元年，嚴武卒於成都，杜甫失去依恃，崔旰又據蜀為亂，迫使杜甫攜家離草堂南下，歷戎川、渝川、忠川、雲安等地，在夔州居住了二年，大曆三年，當杜甫五十六歲的時

候，出三峽，到江陵，但是江陵並不如想像中值得留戀：「年年非故物，處處是窮途。」（地隅）因此又赴岳陽、潭川、衡州等地，本想到郴州依舅氏崔偉，秋舟下荊楚竟以寓卒，享年五十八歲。

關於杜甫卒時和卒地，因為史家記載不同，因此亦有所爭論，新唐書本傳云：「大曆中，出瞿塘，下江陵，沂沅湘，以登衡山，因客耒陽，遊嶽祠，大水遽至，涉旬不得食，縣令具舟迎之，乃得還，令嘗饋牛炙、白酒，大醉，一夕卒，年五十九。」舊唐書本傳云：「扁舟下峽，未維舟而江陵亂，乃沂沿湘流。遊衡山，寓居耒陽，甫遊岳廟，為暴水所阻，旬日不得食，耒陽令知之，自擢舟迎甫還，永泰二年啖牛肉、白酒，二夕而卒於耒陽，時年五十九。」而元稹的墓誌則云：「扁舟下荊楚間，竟以寓卒，旅殯岳陽，享年五十九。」各家爭論不一，但無論他卒於耒陽或岳陽，杜甫終是窮愁客死他鄉。而久飢之後，大啖牛肉而死，更是令人酸楚。

第三節 二人人生觀的比較

李白、杜甫都具有超人的稟賦，自幼就都不凡，一個能「五歲誦六甲，十歲觀百家」，一個是「七齡思即壯，九齡書大字」，但是生長的环境與生活的情形的顯著不同，直接間接的影響他們日後個性、觀念、成就的迥異。李白的家世雖然不甚清楚，但是起碼不虞衣食，所以李白得以「十五好劍術，偏干諸侯」「東遊維揚，不逾一年，散金三十萬。」而到三十歲的時候，才好好做學問，「三十成文章，歷抵卿相。」反觀杜甫，家世雖然顯赫，但是到杜甫出生時，卻家道中落，生活貧苦，因而杜甫最初是勤勉苦讀，廿歲左右方出遠門遊歷，這一過程的不同，造成二人個性、成就的差別。李白放曠不檢的個性，由於好劍術偏干諸侯，而益得以恣縱，其詩自然走向豪宕飄逸的境界，而杜甫受勤學苦讀的涵詠，無形中變化氣質，其詩亦漸漸步向沉鬱篤實之途。作品反映個性，性情影響作品，嚴滄浪先生說：「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，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。」其原因大概在此吧！

李白比杜甫早出生十一年，也就是生長在開元天寶盛世，所見所聞，都是富貴繁華，再加上個性放蕩，生活不虞，因此形成放縱誇誕的人生觀念，不是好任俠，便是求仙，不然就想超人，想在功名上出人頭地，一生中的大半日子，就是在痛飲狂歌遊山玩水中混過。杜甫沒有李白幸運，自小就飽受生活的折磨，在大亂前就過著藜藿不充，鶉衣百結的窮苦日子，對於人生的經驗就比李白深刻，「騎驢三十載」的生活，使他接近現實，對民生痛苦，社會狀況，遠比在雲端上的李白看得透澈，因而也形成了他腳踏實地，勤耕苦耘的人生觀念。

李白以不世之才，初時頗沐玄宗的恩眷，後來過於婦寺，轉側宿松匡廬間，又長流夜郎，愈來愈形狼狽，自然使這位才高的人流連老莊思想，所以不免忽天忽地，邀月遊仙，神奇變幻，荒乎其唐起來。黃魯直曾說：「太白豪放，人中鳳凰麒麟，譬如生富貴人，雖醉著暝眩，藝中作無義語，終不作寒乞聲。」其實，這是因為四十多年承平社會，五十載豪華生活，使李白遠離了現實，成為拿著芙蓉綠玉杖，在雲端遨遊自得的浪漫詩人，一旦遇上戰亂與挫折，不是「暫隱屏風疊」，就是逃到天上，或許這些事實太醜惡了，不

是唯美主義的李白所能接受的。總之，這一切使李白為浪漫文學呈現出空前的光彩，說時碎語曾云：「李白落想天外，局自變生。大江無風，濤浪自湧，白雲舒卷，從風變滅，此殆天授，非人力也。」

杜甫受儒家思想的影響，生逢亂世，瑣尾流離，內懷愚誠、所以有人飢已飢，人溺已溺的同情感，加上後天學養接納著中庸與忠恕，他的思想趨向平實樸忠，尤其是在大亂之後，與李白等人逃避現實的作風相反，不但不退避，反而迎上前去，細心觀察、體驗，並把時代的變化一一銘刻在作品中，使後世知道那個大變動的真相，而杜甫本身，對於一切變亂與挫折，都表現出無畏的精神，著力去加以改善，不但如此，並且肩負起把文學由夢想變為真實，寫實取代浪漫的神聖使命，因而也成為中國第一位寫實詩人。

第四節 李、杜在文學上的評價

李、杜是中國詩史上的耀耀雙星，光芒萬丈，照耀千古，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燄萬丈長」。韓愈一生很少稱許他人，由上述兩句，一則可以說明韓愈是如何的推崇李、杜，再者可以顯示出李、杜在詩壇上與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。

李白在活著的時候，已極為推崇，賀知章最先賞識李白，當他讀到「烏棲曲」即讚曰：「此詩可以泣鬼神矣！」（見唐詩紀事）安陸郡都馬公說：「諸人之文，猶山無煙霞，春無草樹，李白之文清雄奔放，名章俊語，絡繹間起，光明洞徹，句句動人。」（上安州裴長史書）杜甫亦謂：「白也詩無敵，飄然思不群。」（春日懷李白）又說：「落筆驚風雨，詩成泣鬼神，聲名從此大，泊沒一朝伸，文采承殊渥，流傳必絕倫」（寄李十二白二十韻）李白死後，更是為人欽賞，如白居易說：「吟詠留千古，聲名動四夷，文場供秀句，樂府待新詞，天意君須會，人間要好詩。」（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）曾鞏說：「子之文章，傑立人上，地闢天開，雲蒸而降，播產萬物，瑋麗瑰奇，大巧自然，人力何施，又如長河，浩浩奔放，萬里一瀉，末勢猶壯，大聘厥辭，至于如此，意氣飄然，發揮偉偉，飛黃馱馱，軼群絕類，擺弁羈帶，脫遺轍軌，捷生橫步，志狹四裔，側睨駑駘，與無物此。」（代人祭李白文）方孝孺說：「詩成不管鬼神泣，筆下自有煙雲飛，丈夫襟懷真磊落，將幾談天日月薄，泰山高兮高可夷，滄海深兮深可涸，惟有李白天下奪造化，世人孰得窺其作？我言李白古無雙，至今采石生輝光。」（吊李白）魏顥說：「伏羲造書契後，文章濫觴者六經，六經糟粕離騷，離騷糠粃建安七子，七子至白，中有蘭芳，情理宛約，詞句妍麗，白與古人爭長，三字九言，鬼出神入，瞠若乎後耳。」（李翰林集序）李陽冰更謂：「不讀非聖之書，恥為鄭衛之作，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，凡所著述，言多諷興，自三代以來，風騷之後，馳驅屈宋，鞭達揚馬，千載獨步，唯公一人，故王公趨風，列岳結軌，群賢翕習，如為歸鳳，盧黃門云：『陳拾遺橫制頽波，天下質文，翕然一變』至今朝詩體，尚有梁陳宮掖之風，至公大變，掃地併盡，今古文集，過而不行，唯公文章，橫被六合，可謂力敵造化歟。」（草堂集序）尤其，李白所長的樂府，骨氣奇高，辭彩華茂，更受後人稱許，例陳繹曾詩譜謂：「李白詩，祖風騷，宗漢魏，下至鮑照、徐、庾，亦時用之，善掉弄，造出奇怪，驚動心目，忽然撇出，妙入無聲，其詩家之先者乎？」唐詩品彙亦云：「詩至開元天寶間，神秀聲律，粲然大備，李翰林天才縱逸，軼蕩人群，上薄曹劉，

下該沈鮑，其樂府古調，能使儲光羲、王昌齡失步，高適、岑參絕倒，況其下乎？」在在看來，李白在詩壇上，實有他超邁絕群的地位。

杜甫與李白同樣的得到人們的讚賞，孫僅說：「風騷而下，唐而上，一人而已」（讀杜工部詩集序）白居易說：「吟詠流千古，聲名動四夷」（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）蔡夢弼說：「自唐迄今，餘五百年，為詩學宗師，家傳而入誦之。」（杜工部草堂詩箋跋）唐子西語錄：「六經之後，便有司馬遷，三百五篇後，便有杜子美，六經不可學，亦不須學，故作文當學司馬遷，作詩當學杜子美，二書亦須常讀，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。」（詩人玉屑）王彥輔序言：「逮至子美之詩，周情孔思，千彙萬狀，茹古涵今，無有端涯，森嚴照煥，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，蕩入耳目，非特意語天生，尤工於用字，故卓然為一代冠，而歷世千萬，膾炙人口。」（詩人玉屑）李綱也說：「子美之詩，凡千四百四十餘篇，其忠義氣節，羈旅艱難，悲憤無聊，一寓於此，句法理致，老而益精，時平讀之，未見其工，迨親更兵火喪亂，誦其詞，如出乎其時，黎然有當於人心，然後知為古今絕唱也。」（見校定杜工部集序）又謂：「豈徒號詩史，誠足繼風雅，嗚呼詩人師，萬世為誰亞」（見杜子美詩）宋嚴滄浪道：「少陵詩，憲章漢魏，而取材於六朝，至其自得之妙，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。」，元稹說：「上薄風雅，下該沈宋，言奪蘇李，氣吞曹劉，掩顏謝之孤高，雜徐庾之流麗，盡得古今之體勢，而兼文人之所獨專矣，使仲尼考鍛其旨要，尚不知貴其多乎哉！苟以能所不能，無可無不可，則詩人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」（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）新唐書本傳贊祖述元稹的評語道：「逮開元間，稍裁以雅正，然恃華者質反，好麗者壯違，人得一察，皆自名所成，至甫，渾涵茫茫，千彙萬狀，兼古今而有之，他人不足，甫乃厭餘，殘膏賸馥，沾匍後人多矣，故元稹謂『詩人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』甫又善陳時事，律切精深，至千言不少衰，世號詩史。」以上各家，不但欽佩杜甫詩才之浩大宏富，並推崇他為「集大成」、「詩史」。

由上可知，李白與杜甫在詩壇上，都有著他們崇高的地位，可謂旗鼓相當，因此，自古以來，學者都好將他們相提並論，而自來論李、杜者，大致可分三派：

第一派右杜而黜李：如元稹在「工部墓係銘序」曰：「是時山東李白亦以奇文取稱，時人謂之李、杜，余觀其壯浪縱恣，擺去拘束，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，誠亦肩差於子美矣，至若鋪陳終始，排比聲韻，大或千言，次猶數百，辭氣豪邁，而風調情深，屬對律切，而脫棄凡近，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，況堂奧乎？」，趙次公作草堂記略說：「李、杜號詩人之雄，而白之詩，多在風月草木之間，神仙虛無之說，亦何補於教化哉？惟杜陵野老，負王佐之才，有意當世，而骯髒不偶，胸中所蘊，一切寫之以詩。」遯覽閒覽：「或問王荊公云：公編四家詩，以杜甫為第一，李白為第四，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，公曰：『白之歌詩，豪放飄逸，人固莫及，然其格止於此而已，不知變也。至於甫，則悲懼窮泰，發斂抑揚，疾徐縱橫，無施不可。』」冷齋夜話：「王荊公以李太白、杜子美、韓退之、歐陽永叔編為四家集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，公曰：『太白詞語迅快，然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。』」

第二派則推李而抑杜：如楊慎謂：「盛弘之「荊州記」，狀巫峽江水之迅云：『朝發白帝，暮到江陵，其間千二百里，雖乘奔御風，不以疾也。』杜子美詩：『朝發白帝暮江陵，頃來目擊信有徵。』李太白詩：『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，兩岸猿聲啼不住，

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」雖同用盛弘之語，而優劣自別。」王樾登且云：「李能兼杜，杜不能兼李，李蓋天授，杜由人力。」

第三派則於李、杜之間，無所軒輊：滄浪詩評：「李、杜二公，正不當優劣。太白有一二妙處，子美不能道，子美有一二妙處，太白不能作，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，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。」韓愈詩云：「李杜文章在。光燄萬丈長，不知群兒愚，那用故謗傷？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。」

事實上，李、杜各有所長，李詩如鶴鳴九皋，讀之可使人生縱慾享樂，自然縹渺；杜詩則如暮鼓晨鐘，使人懷救世濟民之心，慷慨激烈。因此，批評二氏的詩的優劣，如果從純藝術的價值觀察，當各有千秋，未可遽下定評。至於從功利主義的立場來看，杜詩可有裨益於國計民生，而李詩只能助長頹廢墮落之風。若進一步探討，文學的真正價值是什麼？是只供酒餘飯後的助興，抑或期能有助人民思想的改進？面臨當前世事譎變，國難當頭的時代，我們實在需要以杜甫的憂國愛國思想來振奮人心，需要杜甫的軒昂字語激勵意志，使我們能像他一樣，不畏艱苦困厄，迎向前去，接受一切挑戰。

參 考 書 目

- 舊唐書文苑列傳
- 舊唐書文苑本傳
- 新唐書文藝列傳
- 新唐書本傳
- 草堂集序
- 李翰林別集序
- 李太白文集跋
- 李白文集後序
- 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
- 杜詩鏡銓
- 詩人玉屑
- 唐宋詩詞研究
- 唐詩研究
- 唐詩概論
- 李太白全集注
- 李白詩
- 杜甫詩
- 杜甫評傳